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三下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卷三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曰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禮足也

已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已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孟子曰至

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仁政者乃能為之也湯但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

仁政者乃能為之也湯但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



仁政者乃能為之也湯但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

仁政者乃能為之也湯但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

仁政者乃能為之也湯但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

仁政者乃能為之也湯但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

仁政者乃能為之也湯但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

仁政者乃能為之也湯但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

仁政者乃能為之也湯但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

季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

而居下也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

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由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

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

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

必畏之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

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邶風鷓鴣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鷓

鷓小鳥猶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

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魯不如此鳥

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

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般大

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

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

也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之篇求

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





乎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君於國家間暇以禍
 無不此時乃大求者孟子傷今之入君於國家間暇以禍
 其禍也以其禍無怠惰不自於己求之矣如所謂夫
 人必自畏然後入求之意也詩云自求而後安人自求而後
 其禍蓋詩大雅文王之篇也求長也言配命自求多
 我長配天命而行以自求多福也求長也言配命自求多
 可遠自作孽不可活也其災孽尚可遠避如殷王之名也
 言太甲嘗謂上天作活也如高宗宋景二君者皆自消
 災孽不可得而生也如帝乙慢神震死是脩德以消
 去者是天作孽猶可遠也如帝乙慢神震死是脩德以消
 不可活也凡此孟子所以引之者亦證其禍福無
 不自已求之之意也○詩邶國之篇○正義曰鴉乃
 鴉之詩蓋言周公救亂也○詩邶國之篇○正義曰鴉乃
 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鴉也○詩邶國之篇○正義曰鴉乃
 說也○作巢至苦矣如是也○詩邶國之篇○正義曰鴉乃

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我
 諸臣之先臣固以此官位亦不欲見其絕奪矣
 命作周之詩也箋云長猶常也○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
 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求也○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
 可活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
 丁之子也○太甲既立三年不暴虐不遵湯法亂德
 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及善伊
 尹迺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
 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以褒太甲號稱太宗云高宗
 雖伊尹案史記云武丁也武丁祭成湯明曰有飛雉
 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乙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
 乃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武丁崩祖乙嘉武丁之以祥
 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廟立二十七年災或
 宋景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武丁崩祖乙嘉武丁之以祥
 守心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武丁崩祖乙嘉武丁之以祥
 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於

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帝曰
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焚惑宜有動於是候之
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是也云帝乙慢神震死
者案史記云庚丁之子也武乙立為帝無道為偶人
謂之天神與之搏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謬辱之為
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
暴雷武乙
震死是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

於其朝矣註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市廛而

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註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

稅周禮戴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



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

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註言古之設關但譏禁

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

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曰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

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

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耕者助而不稅則

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註助者井田什一

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廛無夫里

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註里居也布

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戴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

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

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

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註今諸侯

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

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

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如此

無敵於天下無讎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註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

吏天吏者天使之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

謂之天吏也註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

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也故衆夫擾擾非所常

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孟子曰尊賢使能後傑

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著孟子言

今之國君能尊敬賢者任使能者後傑大才在官位

則天下為之士者皆悅願立其朝廷矣市廛而不

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不

言市廛宅而不征取其稅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

征其廛宅則天下為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於其





入者則天下行旅之眾皆悅樂而願出於其道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橫稅取之則天下之井田之樂者皆悅而願為之矣
 矣言一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矣
 者言一夫所受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
 地而不取此五者於天下則鄰國之民皆悅而願為
 矣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國之民皆悅而願為
 矣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
 也者言今之國君誠能信行此五者之國雖欲勉率
 之國民仰望之如父母言自有親之矣鄰國雖欲勉
 民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有親之矣鄰國雖欲勉率
 有能濟成其欲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親敬之不
 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
 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望之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
 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望之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
 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望之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
 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望之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

天吏而宅也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野曰民首率
 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為其主其地有郊於內故其地
 為郊而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
 耕為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其地為野而民故謂之
 氓以主而遠王而無知者也孟子云野云氓之意也
 蓋孟子或其遠王而無知者也孟子云野云氓之意也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者以賢貴者在位能者在職或曰
 道者為其賢也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賢而授之位所以
 其賢即其能也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賢而授之位所以
 而敏速立而絕衆賢之豪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
 位而敏速立而絕衆賢之豪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
 廛而稅不稅者案鄭註云至廛也。正義曰王制云市
 物也註云周禮載師云至廛也。正義曰王制云市
 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所以
 言宅無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廛也。正義曰王制云
 曰云王制曰古者關譏異服譏異言也云周禮太宰曰
 有云此案鄭註云譏異服譏異言也云周禮太宰曰

九賦七日關市之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邦縣之賦六曰
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澤之賦九曰幣餘
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司關曰國凶札則無
關門之征猶護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飢荒也札謂疾
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曰札產天昏無關
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
入也註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
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
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曠二寸長二尺
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也
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區人職掌斂市之次市
儂布買布罰布厘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
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
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
雖有闕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
稅家稅者出士
車牛給僦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如

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

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
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
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
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



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
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由是觀之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
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
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
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人之有是四端也猶
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謂其君不

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

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克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

知皆廓而克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

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克大之可保安四海

之民誠不克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

何以事父母也孟子曰至不足以事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已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為人皆
 有不忍人之政至於不忍傷民之政既以不忍加於人
 於人之政斯有不忍傷民之政既以不忍加於人
 之心以行其不忍傷民之政既以不忍加於人
 運走於於掌上之易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至然也者孟子又言所
 以謂人之為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且以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無知於小也今人乍見無
 知之小子相將匍匐欲墜於井但見之者皆有怵惕
 恐懼之心也此所以然者非是內嘗結交於孺
 子之父母然後如此也又非所以惡有仁之聲而然也
 鄉黨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仁之聲而然也
 觀之無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仁之聲而然也
 孟子言由此見孺子將入井於井人皆有怵惕之心
 心觀之無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仁之聲而然也
 是人也乃若禽獸之類也禽獸之類也禽獸之類也
 心又無羞惡之心又無辭讓之心又無辭讓之心又無

非惡之心也言苟無此四者所以皆謂之非人
 也乃禽獸之類也言苟無此四者所以皆謂之非人
 人有側隱之心是仁也也人有辭讓之心是禮也
 者是有義之端也也人有羞惡之心是恥也也
 智之端也也人有是非之心是智也也
 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
 義禮智四者之端也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
 體也至誠其君者也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
 辭讓是非為仁義禮智之四端也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
 既有此四端而自謂己之不能為善者是其自賊其
 善而不為善也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
 正之者亦賊害其君也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
 為人者有此四端也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
 四端之是為仁義禮智也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
 善也然則人皆有善也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
 有也然則人皆有善也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
 孟子又言凡火之所以有也也此孟子所起於此也也
 克大之是若火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

五三

熾襄陵之蕩也苟能克夫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保安
之也苟不能克夫之雖已之父母亦不足以奉事之
故曰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
母是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慮
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豈不傷人函人

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矢箭也函

甲也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

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不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

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凡術當慎脩其善者也孔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最美



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為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

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為仁則可以

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君之則安無止之

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為之智乎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若此為人所役者也人役

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治

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如恥之莫如為仁如其恥

為人役而為仁仁則不怨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已

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友求諸已而已矣謂



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已之仁恩有所未

至也不怨勝已者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之忌勿為矢人也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故術不可為慎也者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過於函人哉其所以不仁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也作矢之人其心於所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害人作函之人心於所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有傷害於人也不持此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人亦如是也以其巫人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速售利在於人死也此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不可不慎擇也矢箭也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為美不處仁焉得智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仁最為美也然而人所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之智也以其智足以有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之智哉夫仁天之尊爵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仁是不智也者言夫仁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安宅也謂之尊爵者蓋受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非尊爵也仁則得之於天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爵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仁則立之自內而萬物莫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天下之事有形格勢禁而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之也仁之為道乃天之尊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宅而仁之自我者但欲仁孟子曰此章言各治其術有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者但反責求諸已而已矣蓋君子以仁存心其愛人則入常愛之猶之正已而後發也有人於此特我以橫逆猶之發而不中也自反而不以責諸人猶之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此孟子所以比仁者如射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善言大舜有

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已從

人故為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自耕稼陶漁以至

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

也古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

孟子曰至與人為善。正義曰此章言大聖之若

禹聞善言則拜者孟子言子路之為人人有告之以

過事則喜樂從人之言而改其過大禹之為人聞有

善言則拜而受之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

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者孟子又言大舜之為帝有大

巍巍之功焉無它以其善能與人同之也己之善亦

猶人之善人之善亦猶己之善是與人同善也所以

能如此者亦以能舍己之所見而從人之見又樂取

諸人以為善也自耕稼至與人為善者此孟子自引

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之時以至為帝無非

取人之善謀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為善是亦與人為

其善者也所謂舜耕歷山歷山之入皆讓畔漁雷澤

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是亦與人爲善之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者此孟子所以復言凡爲善之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也。○子稱曰魏巍者案論語有云魏巍乎其有成功孔註云功成化隆高大魏也。○舜從耕歷山及其陶漁。正義曰此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



鬼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浼已也。是故諸侯雖有美其辭命而王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潔

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殺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憊也善



已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
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去已註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

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已之正心而已耳援

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潔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註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已故無所舍容言其太隘

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憚正之心言

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

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疏孟子曰伯夷

正義曰此章言伯夷古之大賢簡有所闕也孟子曰

伯夷非其君不事至是亦不屑就已者孟子言伯夷

非已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已同志之交則不

與為交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事非其君也不與

惡人言是服其朝也謂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

言語知以服其朝也推已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人立

以其有污於己也且望望然慙而遠去之若相將有污

於己也如此故諸侯雖有善辭命而至者亦不受也

以其不受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忍就見也故以不就

為潔也屑潔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至是亦

不屑去已者孟子又言柳下惠不羞恥事其污君污

五流三

孟子

於我哉以其不殊於俗一於和而已知此故由由然
浩浩與人借儼而行但不失已之正心焉牽援而上
之而則止之以其援而止之而止是亦不潔而去已
故以不去為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
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夷之行失
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為狹隘柳下惠失之大和而
輕忽時人故為不恭敬然隘狹與不恭孰是非先王
所行之道哉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
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為夷太史公云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
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
焉及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為仁乎左
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
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
纒帶食之及餓死者是矣孤竹北方之遠國也號

孤竹案地里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邵曰故伯夷
是也。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字季柳下
其號者。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
人也為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
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
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註云士師
典獄之官鄭
玄亦云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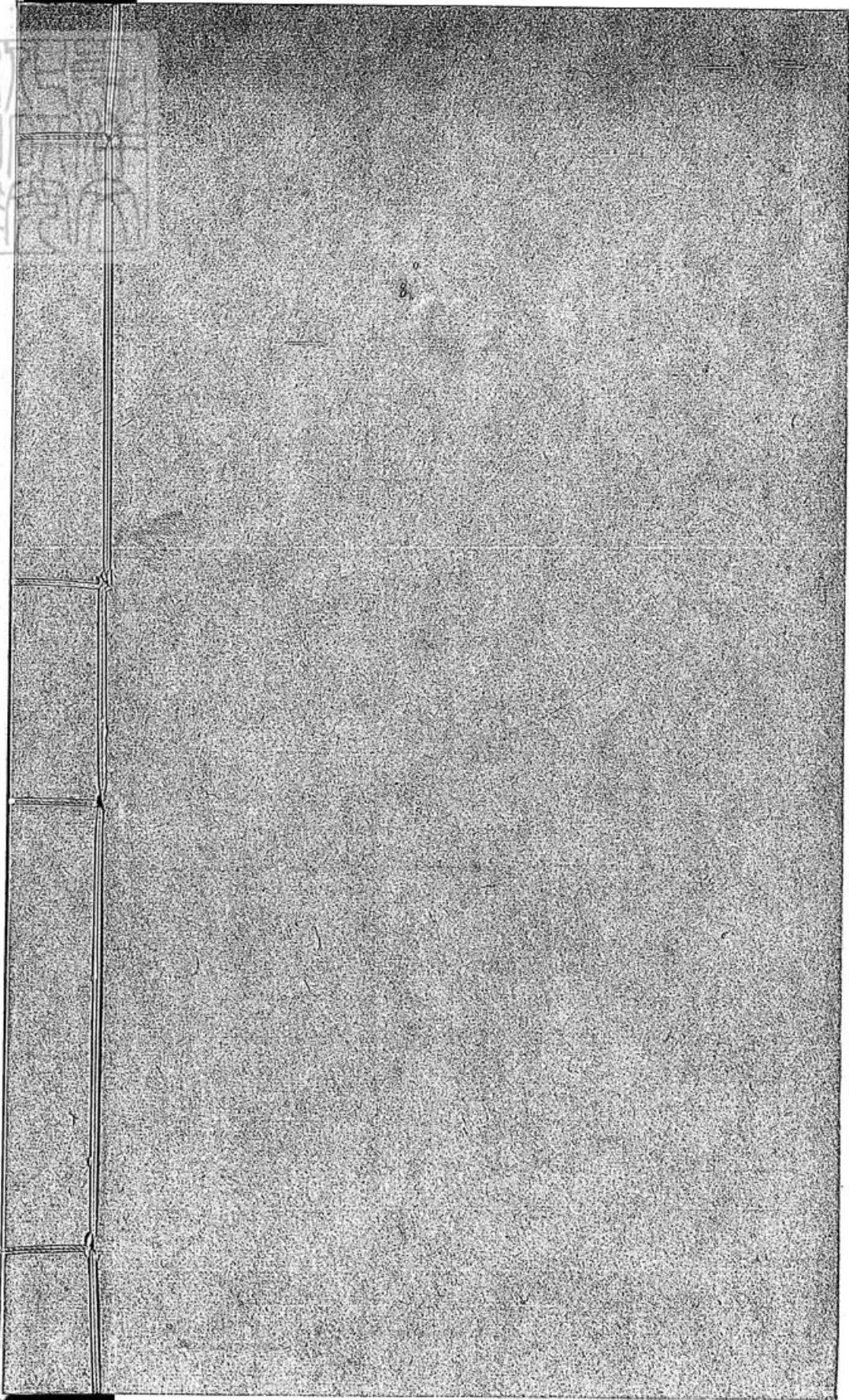


學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